

目 錄

新 詩 類

〈他適合一個人的舞步〉 張彥凱 ...2

〈實驗報告〉 王德竣 ...4

〈悲夢〉 王 安 ...6

〈一生的陪伴〉 洪巧音 ...8

散 文 類

〈孤島〉 吳怡靜 ...10

〈心碎姿態〉 王 安 ...14

〈笑聲淚影三部曲〉 郭淨慈 ...20

極 短 篇 類

〈回生〉 黃思瑋 ...25

〈希望中等待的絕望〉 陳信迪 ...28

〈小戰爭裡的內心戲〉 宋育成 ...31

〈看見晴天〉 黃琬婷 ...34

圖／李丹

筆名御櫻雪弁天(Oouyuki Benten)，1990 年 4 月 21 日。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肄業，現職為自由委任插畫家活躍於 Furaffinity 等網站平台 (<http://www.furaffinity.net/user/danboyya2000/>)。曾協辦「存在革命 7th 同人誌販售會」與擔任刊物「PukaPukaMode」總編輯。



Lonely Song in the Lonely World (孤獨世界孤獨曲) 2012/7

"Let me sing a song for you,
who had left me forever.
Let me sing a song for you,
who had left the world forever."

「讓我為你歌唱，爲了永遠離開我的你；
讓我為你歌唱，爲了永遠離開世間的你。」

〈他適合一個人的舞步〉

張彥凱／民族所

他適合一個人的蹲坐
是你用無力渙散的身軀
學貓蜷曲在牆角
在咖啡館的角落也學會盤腿
慵懶 無意識的躺著

他適合一個人的步伐
在草原上漫步走著
無畏的誇大 奔跑
穿梭在人行道上
咧著牙
往嗅到的獵物前進
一如你習慣性往前
忘記沿路的景色
忽略曾經的存在與似乎的不記得

他適合一個人的情緒
是大海的浪潮 夏季的雷雨
是透明玻璃般的躁鬱症
喜歡蓄意叨擾混亂
並用力呼吸著平靜

他適合踩著一個人的舞步
舞台燈滅的瞬間
在地板上寧靜地扮成影子
並在沉默的冬天
適合著深夜裡遠方傳來的狗叫聲
就像 手機上藍色的冷光
與暗夜中 寧靜高掛天上的月亮



Illusional (如虛如幻) 2012/5

"I'm the falling leaves in your dreams."

「吾乃汝夢中落葉。」

〈實驗報告〉

王德竣／應音系

將寂寞視為一種狀態
一種持續的感受深刻
極為乎細緻的
然後用點愛餵食他們
他們就會猖狂起來索需更多其他以及其他
作動之後著實麻煩神傷

於是我想是不是可以將他們擺在一起調和彼此互相制約以求相安無事的模式
用並用無科學隨機取樣兩種寂寞的和寂寞的然後放在一個瓶子象徵無風無浪場合裡
起初他們由轉暴躁不安為平靜
接著開始對話
漸漸的顯現半衰期以致
沉默
最後再回覆以往暴躁不安的情況
且相形之下更受傷更加深更可怕
他們無法與相同狀態的互相取暖

才發現
原來寂寞是種統一狀態
但核心不同
有的有著豐富的愛且落寞不得回應
有的有著清醒的自知且無愛的冷漠
明白後只好有個論調
我們無法因為擁有相同的寂寞狀態而獲得溝通
寂寞和寂寞相處只會更寂寞



Helheim (海姆冥界) 2011/10
※Helheim 為北歐神話中的冥界。

"My heart has belonged to you,
so I'll be where you are, no matter how."

「我心予你，因此我將與你共行，無論何方。」

〈悲夢〉

王 安／應音系

點起迷霧吹熄蠟燭
沁人濕潤的空氣一隻跳蚤的呼吸
於是我不再早起看日出
迷糊的米黃色天際線尖叫慟哭的色調

向下挖
從這一脈不真實的真空
腦袋上方列車轟隆轟隆
意是被懸吊在頭皮之上 顫抖
因冷而刺痛

挖到你的骨骸埋葬的抽屜
挖到其他人毫無意義的睡眠裡
跌進千萬個迂迴迷窟向燒灼的地心
無間利齒撕咬髓脊
空房間裡啃掉自己的手臂

我撞牆大笑接著又撞牆
牆是軟的
但表皮求生求死地螫傷
結痂之後流不走的嚙語
化膿並黏在不知處的灰色靜脈 完全堵住
醒的冰的甜的香的將要流向我的
晨光

那不正是曾經填滿你房間的
清晨都不傾塵
你點起 迷誤
我吹熄 蠟逐



Sweet Dinner (甜膩宴席) 2008/8

〈一生的陪伴〉

洪巧音／應音系

你的手是如此的小
卻是如此的溫暖
總能明白我的指令

你的眼是多麼無辜
卻是那麼的灼熱
讓我敞開我心房

你的牙齒像針一樣尖
卻是如此溫和
總用包覆著的舌頭討我歡欣

你的身體不比我
卻如此挺身而出
讓我不畏懼外來的影響

你的耳朵是蓋著的
但聽得如此清晰
卻總能聽出我內心的話語

我的世界是如此的大
卻思念的總是你
我一生的陪伴
我一生的忠誠
一生的你



Tightrope (鋼索) 2010/8

"Shall we dance?"

「跳支舞嗎？」

〈孤島〉

吳怡靜／動美所

我搬進一個新房間，在初秋的烏山頭，周圍田地正要採收的時候。從晌午到日落，霞光似水，淋漓灑在因為搬運而溢著汗的背上，混著同樣濕漉漉的青草味，和熟透的水果香。恰是燕雀歸巢時，總算是再安頓了一次，一如這輩子每次的安頓和離開，總在不同的地點拆解同樣的陳舊，又建構同樣的新生，如此擺渡於安身與告別之間，而總會回到對岸。交付一個居所的鑰匙，就像寫完一本日記，再無由回頭找尋空白處落腳。

離家之後搬過四次家了，從手足無措到駕輕就熟，已經習慣自己扛著家當遷徙。安靜整理的時候，想起一年前剛搬來台南的那個晚上，我獨自靠著床沿，讓百種嘩然而起的蟲鳴佔滿房間。自此才真正離開了台北，一個雙人房，和構築於城市裡習以為常的關係。

回想一年前的事，像上輩子似的遙遠，離畢業卻也像永無止境般地漫長。她仍然是我的同班同學，每次見到她都和當初一樣。一樣美麗、一樣憂鬱、一樣的菸紙、一樣突兀的笑聲、一樣在筆記的最後一劃拉長了寫，像她說話的語氣，總在尾音懸著一絲猶豫。

已經很久沒有和她說話了，音樂播放器裡預設的卻依舊是那張播放清單，所有關於她的歌。她只聽一種風格的，像她在各方面固有的偏執——一種緩慢中節奏明確、溫柔中寂寞疏遠，有時若無其事的喃喃自語，由實認真揣摩幾句。我想她也反覆聽著這些歌，不時跟著哼唱，總在最適合的段落。她的停頓也總是適合，只是我當初總想著多餘的解釋。

如果在睡前開始聽的一首，距離天亮還有六個小時可以循環播放，晨起聽見的，就還是第一首歌。「那也許能夠給我一個稍稍安慰的錯覺，像是這個夜晚未曾存在過。」光是這樣想著，一首接著一首數算，夜晚就悄悄流逝了。曙光劃破雲層的時候，宿舍窗前總有同一種鳥停駐，歡快地宣告一個不眠的夜終於結束。那些評圖前廢寢忘食的清晨，迴盪著同樣的鳥鳴，是這所學校裡的居民共有的回憶。而我，因為她而多了一個理由清醒，直到天明。

我說，在這種孤島般的學校，無論如何傷風敗俗都與世界無關。她用一種帶著責難味道的狡黠笑意看著我，像考試中接到答案紙條的同學，以半推半就的理

由成為了共犯。作為一個噤聲的共犯，她只是默默配合，而從不表示意見。在那些日子裡，她確實地遵守著這個原則，每次面對我壯士斷腕的表白，都只是意味深長的笑。曾經我問她：「你覺得這樣看著我，我就會知道你在想什麼嗎？」她沒有說話，只是點了點頭。

初秋的山間入了晚上便蒙上一層濕冷的霧，我在一口煙的間隔用力吸進撐滿肺葉的空氣，確認那樣的冰涼與一年前不睡的夜晚，並沒有任何不同。村廓裡芳草蔓生的徑路反覆修繕又破壞，也無能改變我們熟悉的路線。我行駛在漆黑的鄉道上，遠光燈所及的林蔭像沒有盡頭。我想她開車時，是否也會一樣靜靜地流淚，像她每一次背著我翻開日記，用濡濕的筆跡寫下說不出口的話。「我一直壓抑著，我愛妳，想跟妳在一起。」在她昏黃瀰漫著咖啡香和捲煙味道的房間，我想著每次醒來看見她，正仔細蓋好窗簾縫隙透進的陽光，眼裡都是溫柔。她的溫柔像她的菸草，濃郁的柑橘甜味滾著濃厚的酒，嚐過就犯上了癮。她總是比我早起，因為我總捨不得先睡。

「我對妳真的很沒有辦法。」闇夜裡她微微的喘息與室友的鼾聲在房裡飄散，她咬著我的耳朵說。不想傷害任何人的她，總是對很多事情沒有辦法，對另一個無辜的愛人也如此。「我還是沒有辦法和他分手。」她身心俱疲得像枯萎的花。而我也一樣束手無策，面對近在眼前的盡頭，像垂死的病人逐日做了最後的祝禱，而又一天一天在靈柩中醒來。

「太愛我，妳會後悔的。」她說。

「對妳，我從沒有後悔。」我用自己都聽不見的虛弱音量吐出最後一句話，眼淚止不住地汨汨流淌，浸濕了床單另一側，沒有讓她看見。

我們在最後一個冬天，等待著最後一個夏天的來臨。盛夏的時候，轉角那株鳳凰木底下會鋪滿腥紅的厚毯，在炙熱的路面上燙得嘶嘶作響。儘管已經滿得無路可走了，樹梢還在不停湧出沉甸甸的、血色的花，像要一次流乾一身青春似的，空氣裡都是義無反顧的味道。那曾經讓我以為，她還會在這樣的夏天回來找我。那個仲夏的夜晚，走廊透進房間的微光輕輕點在她耳畔的髮絲上，她叫我要好起來，聲音也那麼輕。我知道她的意思是，不管我好不好得起來，都與她無關了。

如果可以責怪誰就好了，那該有多麼輕鬆。但有些無奈是在是非之外，甚至超越了愛不愛的問題，因為總有這種時候——你讚歎一件衣服在錢花光的時候，惋惜一道好菜在吃飽撐著的時候。為了不留遺憾你試穿一下，嚐了一口。我們都是這樣把握當下的。

新房間的雪白牆面在我手中滴著綠色油漆的刷子下節節敗退，最後終於完全覆沒。綠色是新生的顏色、痊癒的顏色、「生生不息的希望」——山下的花藝店門

口，一束綠色曼陀羅旁邊這樣潦草的寫著。總該做點什麼，讓一切看起來有些改變，我如此下定了決心，儘管並不特別喜歡綠色。脫下工作手套的瞬間，想要找她的念頭又驀然湧現。「妳一個人嗎？我房間剛油漆過，可不可以去妳那？」這樣的問句在腦海裡盤桓了一圈，終究寂然降落，碎成了海平面上的泡沫。習慣不把話說出口之後，就沒有什麼話非說不可了，如今我終於明白了她的沉默。浸泡在令人暈眩的粉刷味道中，我昏沉而安穩的睡著，做了一個關於舊房間的夢。夢裡舊房間的中央長出一棵樹，枝桠縱橫而花葉落盡，灰白嶙峋似守墓的白骨，固守著一室過不完的冬季，一世永恆埋藏的凋零。



Poison Apple (毒蘋果) 2012/5

"Eat the apple to prove your love,
I've melted all my evil into it."

「吃下這蘋果來證明你的愛吧，
我已融入所有的惡意在此之中。」

〈心碎姿態〉

王 安／應音系

我沒有壞。

所有的零件包括記憶卡，都完好無損。我看見一大片光亮的天空，殘缺不全。

紙條，我看見很多紙條，像某種精緻的碎片一樣。寫在筆記本、便條紙、紙袋，每張都標有日期，字跡從凌亂到整齊，從寥寥幾字到一封長信，這些過於龐大的時光裡壓縮過的記憶就像枚苦澀炸彈，從鏡頭直接炸向我的嘴裡，勉強吞下之後還繼續燃燒。

這是第一次我看見她。站在頂樓手指向天空，美麗的裙擺飄逸在冬天的空氣裡，我的主人如此美麗，遠甚於我所見過的任何人類。

由於爆炸瞬間痛苦過度使得所有的思緒癱瘓，我看見的只有畫面，連那些紙條上的內容，都是慢慢地在吞下之後才讀出來的。

Dear Gi: 今天買了第一部單眼相機。親愛的 Gi，這個夢想很好笑，但我決定要成為攝影師。 -2009.5

她飄動裙擺下高跟鞋，站在頂樓的圍牆上，我看到的。這麼久以來看著她所看見的世界，吞下一幅又一幅她眼中的倒立縮小影像。按下快門時總是感動的，我卻不曾親眼見過她自己。

現在她拿著我拍下自己。我愛她，她的食指是我唯一的眼睛。

Dear Gi: 火車上突然想起你。今天天空是白色的，不灰也不藍，像片冰原。
2010.1

一步之外就是幾百尺高的地面。她正面望著我，從手臂延伸到肩頸骨像個離別的擁抱。一雙眼睛充滿憂傷，她緊閉的嘴唇對我說話。

全身上下被貼滿泡棉，以及其他在外層我感覺不到的東西，厚重的像盔甲的防撞材料只露出鏡頭，一條鐵絲穿過我以及她總是顫抖的手指，把我緊緊嵌在這個瘋狂殉情者身上。

Dear Gi: 現實生活好冰冷，又病奄奄。他們覺得我拍的東西不夠寫實，我喝酒想讓世界溫暖起來。你的一封回信是最能治感冒的。 2010.9

我見過 Gi，從一張海報，當它還在咖啡店的玻璃門上因上一季的梅雨而皺起邊緣。一面鐵皮牆，生鏽痕跡與噴漆塗鴉蔓生的鐵皮牆，據說來自聖彼得堡一座廢

棄工廠。牆的前面就是攝影師 Gi，皮靴站成一種滄桑的姿態，拿著他的相機遮住半張臉，另外半張臉被長髮遮住。腳邊，白色的假文青字體寫著「鏽壞與那些即將。鏽壞的。」我猜這個標題的構想來自那個畫面中央，被像機遮住一半的那個腦袋，不需要問句點為何要長在那樣奇怪的位置，也許，聖彼得堡冬天的冷風把這位才華洋溢的攝影師吹得思緒散亂，甚至。鏽壞。

Dear Gi: 我不停拍照，像照鏡子。如果再給一次機會與你交談，我要安裝什麼樣的眼神？ 2010.11

我看見她的側臉特寫陽光灑在她壁上的雙眼，平靜裡塗著淡紫色憂鬱，美麗的，我知道，都必然要為更美麗的殉身。

Dear Gi: 喝太多酒了以致於這些天什麼也吃不下。我想我會變成這樣都是你害的。 -2010.12

他害的。也就是說，沒有他的話我今天還躺在某個攝影器材店的倉庫裡永不見天日。我要感謝這個偉大的男人 Gi，把我的女主人突然給「怎麼樣」了，我不知道「怎麼樣」到底是怎麼樣，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她被「怎麼樣」之後突然變得很愛拍照，根據客觀事實自從被「怎麼樣」以來，她拍得越來越好，所以現在能靠這不太怎麼樣的技能混飯吃。甚至最近和一位不知道畫的怎麼樣的知名插畫家合作，發行了一套明信片擺在書局展示架上，現在不知道賣得怎麼樣。這一切不管怎麼樣，都是，他害的。

怎麼樣？我的邏輯對吧？

好奇心讓我不斷想挖出 Gi 到底把她給怎麼樣了，他自己知不知道她現在怎麼樣？我知道我只是一部單眼相機說不出話來也能怎麼樣，但是妳現在把我包成這個樣子，到底是想怎麼樣？

喀嚓。一隻已經懸空的高跟鞋，她抓著我的那隻手顫抖了。

經常如此，那是一種與任何攝影術語無關極細微的晃動，來自身體之中某種難以察覺的耗損，某個顯微鏡也看不見的零件正損壞，由於查覺不易自然也就更難以修復，況且比起我，人類這麼複雜龐大的身軀萬一有個零件毀了，大概也出不了什麼問題。

現在著個巨大的精密美麗身體正向足以粉身碎骨的高空，向前跨出。

Dear Gi: 今天好冷。我夢見我淹死在你的浴缸裡。 -2010.12

被設定成連拍模式，在失重的無聲尖叫中我盡責的大口吞下一幅又一幅的畫面。喀嚓。

她的一雙高跟鞋懸浮在空中，裙擺上的粉紅扶桑變成一朵朵飄落的花瓣。

Dear Gi: 一年又過去了，為什麼我仍然無法穿過你拍的照片進入你真正的世

界？

-2011.1

我回憶起她總是顫抖，纖細、蒼白、有些粗糙染著菸和香水味的手指，拿著小刷子刷過鏡頭上的粉塵，然後滴兩滴冰冷的清潔液在我眼睛上。拭鏡紙細緻的表面竟然如此疏離，而更疏離的是那一層纖維之下，她手指的溫度。防塵袋裡我知道，我已經睡了很久，季節，氣溫與濕度與都已經不同。時間對於我是個幻覺，當時時間一長思考和回憶都會趨緩。我已經以極慢的速度翻過了所見的一切達數百萬次，以思緒流動的速率來算...她究竟多久沒有拍照了？

喀嚓。急速下墜的氣流哩，她最後一次的呼吸以及所有哀怨的問答題，像及將炸開的氣泡，穿過我們快要墜毀的心臟。

Dear Gi: 我沒有辦法再拍照了，我看到的畫面都變成你的軌跡，醫生說那叫幻覺。 -2011.5

從那時開始我反芻。

高樓。樹。咖啡杯。微距拍攝亮粉翻飛的棕色系眼影盒。

酒瓶...咖啡杯。樹。高樓。

全部生活。

米白色的燈光黏著於棉麻混紡優雅白色表層，由下而上細膩刷出纖維紋路，著實令人發抖。背景是一面同樣是白的質條狀凹凸立體油漆牆面，燈光下有著某種類似百葉窗的空間扭曲效果。

我很喜歡這一張。兩個沒有頭的女人封在閃亮玻璃櫥窗內，一個穿著當季新款的深灰色連帽緹花針織外套，另一個，我僅能看到她高傲勾在腰間的一隻手，因為這一整個塗滿白色冷光的視窗前面，有個黑色影子擋著。黑巧克力口味般的大光圈，逆光身影腰身僵硬的黑大衣袖口伸出的兩隻蒼白手指，夾著細長菸捲，寬大衣領之上裹著灰色喀什米爾羊毛圍巾，一顆石雕般女人頭鑲在在圍巾打結處正上方，雙頰之間不飽和色塊由濃黑輪廓線條勉強分割出，弧度迷人的雙唇之間由濃而淡溶出白色濃霧，纏繞著女人邊緣被後方光線描出的淺褐色的長直秀髮，在來自後方白色玻璃櫥窗的燈光照射之下，正以完美的線條，擴散。飄逸。昇空。幻滅。

喀嚓。墜樓的第二個畫面，只有她飛散的頭髮，及天空。

Dear Gi: 我病得快死了。浮誇世界的疏離感，華麗中矛盾與矛盾中的華麗層層相連。 -2011.7

繼續反芻華麗。我見過的幾幅街景，大都是這城市主動脈地帶做為商業用途的別緻燈光組合成的畫面，行色匆匆的路人。喀嚓。車廂裡，他有意無意把人群拍的醜陋至極，那種色溫與構圖都讓人與任何一部機器感覺噁心。我想，那就是她所

看到的。

喀嚓。街角亞麻色長髮缺乏光澤的細瘦抽菸女孩。一個因精神不濟而需要補充尼古丁的靈魂。

喀嚓。空氣被下墜終的我們戳了一個大洞，一大片衣服皺摺。剩下那幾張連拍，越接近地面，越難以辨識。

喀嚓，車站角落的吸菸區，一個女孩，非常年輕，前額有細長的黑髮夾，抱著腿上一個巨大沉重的手提行李，低頭看著指尖沒有點燃的一支菸。在這個男人聚集吞雲吐霧不懷好意打量的地方，以一雙精神分裂般的大眼睛把自己跟周圍世界隔開，以致於這麼近距離的清晰畫面我不用擔心她的驚嚇敲碎了那黑色玻璃眼眸。她就這樣盯著，沒點燃的煙捲，好像下一秒它就要長出玫瑰花或煙火。

喀嚓。

煙火。她也拍過煙火，卻對焦在一個表情漠然的素顏女子側臉，被斑斕的彩色光芒映照得莫名其妙，世界正在爆炸，她卻靜得像在等公車。

喀嚓。

我想起了公車站少女，穿著公立高中的制服外套，指甲塗黑的手指上勾著一瓶啤酒，綠色的玻璃在霓虹燈下閃閃發亮。少女立體的五官上浮著一層超齡的彩妝，一張特寫的側臉，顏料飽滿的睫毛垂下，一隻被瞳孔放大片覆蓋住的眼睛沒有焦點，後面遠景是飄忽霓虹燈燈融化成的點狀光源散景，把等公車表情勾勒的非常迷人。

傳遞類似氛圍的照片大量出現，我居然一直沒有注意到。這些抽菸的、喝酒的、穿黑色的、精神失常的、看著煙火卻照不亮瞳孔...的女孩，他們全擠在一塊兒，用她們迷幻的大眼睛瞪著我，究竟想說些什麼？

Dear Gi: 我們沒有交集已經好久了。我染了葡萄色頭髮，你看了不知道會怎麼說。 -2011.8

喀嚓。心碎姿態。她用我來捕獵美景，以及和她自己一樣的心碎姿態。正確的說，喀嚓，心碎姿態才是極致的美景，她希望 **Gi** 看見他的照片以及她的心碎姿態，她最美的樣子。喀嚓。為美顫抖，為美蒼白；為美而心碎，因心碎而美。喀嚓。我已經無法分辨這個我被緊緊綁住的這個身體，究竟是為情而死，還是為美殉身...

喀嚓。但至少這一刻，我終於知道她被怎麼樣了。

Dear Gi: 這天終於來了。我沒有去參加那些名人朋友為你辦的逝世一週年追思茶會。因為他們跟報紙一樣仍然認為你「因嗑藥過度產生幻覺墜樓身亡」。只有我知道真相，我親愛的 **Gi**，你死在我們第一次約會前十分鐘，究是為了要領我走進你永恆的风格裡。我們都是隕石，只是你比我早一些到達地面。身體撞上地板，她碎了。

喀嚓。多虧了這些泡棉，我還在她似乎微微顫抖的手指上，雖然那手臂已經離開了身體。我沒有壞。所有的零件包括記憶卡都完好無損。我看見一大片光亮的天空，快一百張的連拍。殘缺不全的，紅色天空碎片。

喀嚓。喀嚓。喀嚓...

Dear Gi: 就要重逢了。我從來沒有打算要醒來，因為你只存在更深層的夢境裡。



Bunnies' Rock'n'Roll (兔式搖滾) 2008/7

〈笑聲淚影三部曲〉

郭淨慈／國樂系

徐志摩在〈生活〉一詩中說：「陰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生活逼成了一條甬道：一度陷入，你祇可向前。」活著或許有些唏噓、無奈？只是生命深處，不時地吶喊，不甘沮索，不肯降伏。多少艱辛，步步坎坷，只希望能步過笑聲淚影，邁向含淚的微笑。

第一部 難忘的童年

阿蘭自哇哇墜地，就由阿媽扶養長大，至於父母親，一則婆媳不合，二則由於父親長年在外奔波謀生；再者阿蘭是張家的頭一個孫女，所以就順理成章的由阿媽擔負起照顧的責任。因為祖父是農業改良場資深的工友，因此分配到一間古式的宿舍，農場生活也帶給阿蘭快樂的童年。

生活在農場裡，如實享受到自然的遼闊，滿眼盡是青蔥翠綠的稻田，一大片白色的棉花在田裡跟著風姑娘舞蹈，形成一片白色的浪花。田裡還有各色各樣的青菜、番薯、玉米、花生、大豆、甘蔗等農作物，記得每次田裡有了收成，就有豐收熱鬧的景象，農場裡大大小小的成員，忙裡忙外的。阿蘭也搖頭晃腦的跟著莊稼大人進進出出，無非是幫著大人拿一枝枝硬瘦的白甘蔗，或是紅皮、黃皮的幾個地瓜，往倉裡送，也是興高采烈，忙得手舞足蹈。

至於好玩的是，阿蘭跟著左鄰右舍的小男生到田裡滾泥巴，拍水牛屁股，拉牠的尾巴；在田溝間抓蝌蚪、捕青蛙，用竹管子鬥蟋蟀，爬上樹抓知了，用彈弓打麻雀，有時還躲在防空壕裡扮家家酒，藏在倉庫的稻草堆裡睡覺。那時整個農場裡的女孩子中就屬阿蘭最野，因為鄰居男孩子多，家中又沒人陪阿蘭玩，又害怕阿媽嚴厲的眼神、暴躁的脾氣，於是跟著那些小哥哥們學會了爬牆、挖地洞、演戰爭突襲隊。

在阿蘭七歲那年，祖父年滿退休，阿蘭全家也就搬離農場宿舍。以後，不知有多少次總會有意無意地，阿蘭再回到老家重遊。望望老家依然柴門掩合，屋頂上的瓦片也因幾年下來沒人居住，缺少整理，斷碎累累；泥牆也剝落得不堪入目，似乎是單薄的身子，禁不住強風的吹打，顯得搖搖欲墜。阿蘭凝視著屋裡的一切，以是人去屋空，但隱約中似乎還聽到些許聲音，乎近乎遠地像是鄰家的小哥叫聲。摸摸睡過的榻榻米，彷彿依稀是半夜間，祖父巡邏回來，把阿蘭搖醒，原來

是祖父帶回來了好吃的東西，等不及天亮，就把阿蘭叫醒了。在霎那間眼前的影像飄忽不定，耳邊的話依稀隱隱。如今老家依舊，只是更破敗不堪；農場也拆了，被規劃成住宅區與公園，童年的小哥哥已不知去向。賣冰棒、豆花的老伯，高吭、吆喝的叫賣聲也消失不見。

第二部 含淚困頓的小學生活

破碎的家，爸媽的離異，在阿蘭入小學的那年，原來父母之間的吵鬧，是父親在外另築新巢，媽媽氣不過，於是離了婚，又重披嫁衣裳去了。從那時候起，一切經濟來源，全掌握在新阿姨手裡，家中的生活費，時常是阿媽帶著阿蘭姊弟四人到爸爸家裡拿錢的，可是新阿姨一副刻薄的嘴臉，輕薄的態度，錢！完全在阿姨的口袋裡，她總是假裝故態說：「沒錢」，便吸著煙，擺著屁股走了。阿媽無可奈何，只好帶著阿蘭姐弟四人蹲到牆角，等父親的歸來。每次爲了拿生活費，總是這樣碰釘子，有時還等到半夜！

當時，阿媽爲了這四姐弟，向親戚租了一間木屋，那原本是親戚家放置雜物的倉庫，房子大小總共只有五尺見方！裡頭沒有廚房、沒有浴室，只有一個睡覺的總鋪。房子雖小，沒有書桌可以讀書寫字，床鋪就是書桌，卻也是阿蘭姐弟共同生活的小天地，從來沒人喊過空間小，晚上睡覺也沒有人搶床位。祖父是位沒有脾氣的好老先生，身子胖胖矮矮的，因爲有心臟病，所以行動不便，雖然如此，還常教阿蘭做算術、寫字、畫畫。清晨天剛亮，阿蘭與弟妹常陪著祖父到改良場散步，做完早操再回家吃早點，而後準備上學。阿媽是位儉樸、勤勞、刻苦的女性，她爲了阿蘭姐弟所受的勞苦毫無怨言，爲了張羅生活費、學費及大小開支，的確煞盡了不少心思，也受過阿姨許多的冷嘲熱諷。所以阿蘭平時放學後，便與弟妹幫人縫傘、摺書頁等雜工，多少賺點錢街補家用，即使清粥攪鹽、熱飯拌醬油也好得意，這樣的生活全家大小沒人喊苦過；相反的過得很快樂、好自在！

這樣的生活就在祖父過世，阿媽一場病發，改變了原來的步調，阿蘭手足四人不得已搬去與爸爸同住，但住的是廚房，沒有床鋪，只有冷硬的地板，睡覺時地板上只好鋪條大毛巾，夜晚四人冷得縮成一團，三餐沒有熱騰騰的飯吃，只有隔夜的冷飯。加上阿蘭的父親因爲破產入獄，姊弟四人生活更苦了。一大早阿蘭得洗十幾人的衣服，然後到成衣工廠做電繡童工，也因此失去了上國中的機會。阿姨常罵：「沒有飯吃，還讀什麼書！」

阿姨的媽媽是兇得令人害怕的，時常拿藤條打阿蘭的二個弟弟，因此他們身上時常被打得青一塊紫一片，上學沒有像樣的制服可穿，只有開口笑的鞋子、以及斷了背帶的書包。到了學校，還被老師打過，罵他服裝不整，頭髮沒理。可是老師他那裡知道，阿蘭姐弟寄人籬下，失去了親人的疼愛，都快沒飯吃了，又怎會有好衣服穿呢？阿蘭的小弟也時常偷哭，做姐姐的更是心痛，有時好恨阿姨！

這種暗淡的生活過了將近三年，阿蘭的小弟受不了苦而跳運河自殺，從那事後，阿蘭更恨！

第三部 自立更生，不忘求知

阿蘭十六歲那年是他們手足四人生命中的轉捩點，重現生活的曙光。阿蘭的姑姑說服了阿媽，重新接他們回去一起生活。在失學的二年中，阿蘭學會了電繡的好手藝。回到阿媽的身邊，因為阿媽年事已高，父親又重新起步，阿蘭是長女，又是弟妹們的大姊，當然毅然負起生活上的擔子。即是生活雖然過得很清苦，可是姐弟重生有了笑容，重得了阿媽的疼愛，也享受到家庭的溫暖。弟妹們有了熱飯可吃，有較好的衣服可穿，不會再赤腳穿破鞋、背破書包；也不會在被打得皮肉瘀血，背地裡偷偷哭泣；更不用睡在廚房的地板上，冬天有了大棉被可禦寒。

失學是一種損失，也是一種痛苦，多少次豔羨著背書包上學的學生，多少次心中閃爍著求學的念頭，「黑髮不知勤學早，白頭方悔讀書遲」所以阿蘭下定決心做學生去，於是進入光華女中補校，開始半工半讀的生涯。阿蘭就像是個飢餓的人有了佳餚，那種執著的勤奮，引導她邁向奮鬥的人生之路。在補校三年中，讓阿蘭最得意的是領了五次獎學金和獎狀，也因讀書讓她體會，唯有不斷求知，方能繼續提升自己。

長大的過程是苦澀的，有人說：「上一代的不幸，使下一代更堅強。」缺乏父母照顧與教養的孩子，對於未來，就像透過毛玻璃看東西一樣，一片迷茫。阿蘭的大弟因為心裡的自卑，讀高一時抽煙、鬥毆，一再逃學。阿蘭的妹妹有時向爸爸拿生活費，等了半天拿不到錢，回來時悲痛萬分地說：「我寧願餓死，再也不去了。」年老的阿媽也夠累了，有時難免怨言幾句，左鄰右舍也少不了冷嘲一番。但是，當別人看不起時，阿蘭心想：「我更要咬緊牙根，越要站得穩、挺得直。」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阿蘭在光華結業後，第二年在老師的鼓勵下，考上一中補校高中部，當時不純為文憑，主要是求知慾推動著阿蘭向求學之路前進。二來是漸漸地不以目前所受的知識為滿足，於是「大膽」地準備考大學。阿蘭因與同學們的觀念相左，也與部分老師想法不盡相同，有的老師鼓勵阿蘭上進，有的則說不要夢想。既要工作，又要讀書，由於學力基礎不夠堅穩，在升學路上，躓跌則屢。裹腹上課的情形時常發生，缺學費的時候，也曾令人氣餒，但孟子說的「苦其心志」的那段話，一直是阿蘭艱難生活中最大的精神支柱。吳稚暉說：「人若不是為了應付困難，那人活著又有什麼意思呢？」如果以這個觀點看，阿蘭的生命應當是充實的。但人生的坎坷又存著多少無奈，阿蘭知道流淚無益，對於升學所受的挫折、迷惑，總要堅強的突破。而未來的困境，衝擊與挫折，

也要時常存著挑戰的心裡。

完成生命中的憧憬，也是一種考驗，阿蘭終於考上了成大夜間部中文系，完成了多年的心願，也是求學以來面臨最大的考驗。以前生活不如意時，心裡總難免自怨自艾，但是讀書使阿蘭明白對事情要看得更透徹，所謂「天象遠、人事近」，假使上天已經注定了人的命運，至少要盡人事也要感謝環境給予的磨練。所以對於未來未知的挫折，應有勇氣去面對和挑戰，而不至於懦弱一昧退縮。所以一年一年過去了，對於阿姨那種恨也就淡了。「從前，歸於今我，莫更思量，更莫哀；從今後，要想怎樣收穫，就那麼栽。」感謝胡適先生這段話，不耽於過去，要有信心迎接未來，堅毅奮鬥，以策來茲才是！



The Baldachin Fantasia (幻彩幻想曲) 2008/3

〈回生〉

黃思瑋／應音系

「李先生，李先生請你開門！」

「李先生，我是醫師！請你開門讓我們進去急救！」

自從父母離世，照顧好妹妹成為我的生活重心，白天到朋友的店裡上班、晚上兼職家教，假日還到處打零工。即使每天過的疲憊不堪，但一想到能讓她無後顧之憂好好唸書，這一切的勞累卻是甘之如飴。

「湘語，要交的作業帶齊了嗎？」

「資料已經在書包裡了！出門前還特別檢查過的」她手隨意的捲著髮尾。

「那零用錢現在還夠不夠？」我邊說邊想著還有沒有什麼遺漏的。

「夠啦！哥你前天才給過我的。」

「對了！今天是不是要模擬考，考試時要細心，不要再像上次一樣畫錯卡！」

「唉唷～」她撇著嘴。

「絕對不會再像上次一樣了！還有啊～哥，今天我可不可以晚點回家？因為社團又有活動……」

那靈徹的大眼水汪汪的，讓人忍不得拒絕

「曄...曄...曄...」

怎麼了，怎麼突然頭好疼，好像有電鋸鑽穿我的大腦！

我舉起沉重的手，試圖揉開演前的一片霧……

「呼！」眼前一片明朗，我手裡握著菜刀，正熟練的切著薰人的洋蔥，鼻頭上還紅紅的。

「哥！我回來了！」是湘語。聲音聽起來今天過的不錯，我想。

「跟你說喔，我們班的曉希她這個暑假和家人去美國玩耶！好羨慕哦！」她捧著最愛的熱可可，閉著眼，好似在想像那美好的畫面。

頓時，我心裡好愧疚，甚至不敢轉過頭正視她。這麼唯一的親人，我卻無法讓她擁有更多的快樂。

「對了！哥，我今天看報紙，有一個小女孩因為車禍變成了植物人，但她的爸爸一直不願放棄任何希望，持續照顧她十年了！十年欸！」他停頓了一會兒，又說

「如果是你，你也會願意這樣照顧我十年嗎？」

「嗶...嗶...嗶...」

又來了，又是一陣頭痛欲裂，漸漸的我的身體無法動彈，猶如有火蛇纏住了軀體，緊的像是想要燃盡我的生命.....

奮力一起，身體又再度恢復輕盈，發現，我的手握的緊緊的。

「生日快樂哦!哥，趕快吹蠟燭吧!我迫不及待要吃蛋糕了。」湘語，是我的妹妹!她笑的好甜，臉上的深深酒窩，微紅的臉頰，那雀躍的心滿滿地映在臉上。

我捨不得讓她等太久，於是深吸一口氣，吹向火光，在搖曳的微光中，模模糊糊的，那數字竟然看不清

「是 27 還是 37？」

「嗶...嗶...嗶...」

怎麼回事!我的心好沉，彎曲的手指緊緊纏在髮絲中無法解脫.....

用力一扯，從我手上落下的，

竟然不是一撮撮的頭髮，

而是一條塑膠管

啊!好自由，我突然就像隻無拘無束的鳥兒

我看見湘語，是我親愛的妹妹，她正對著我微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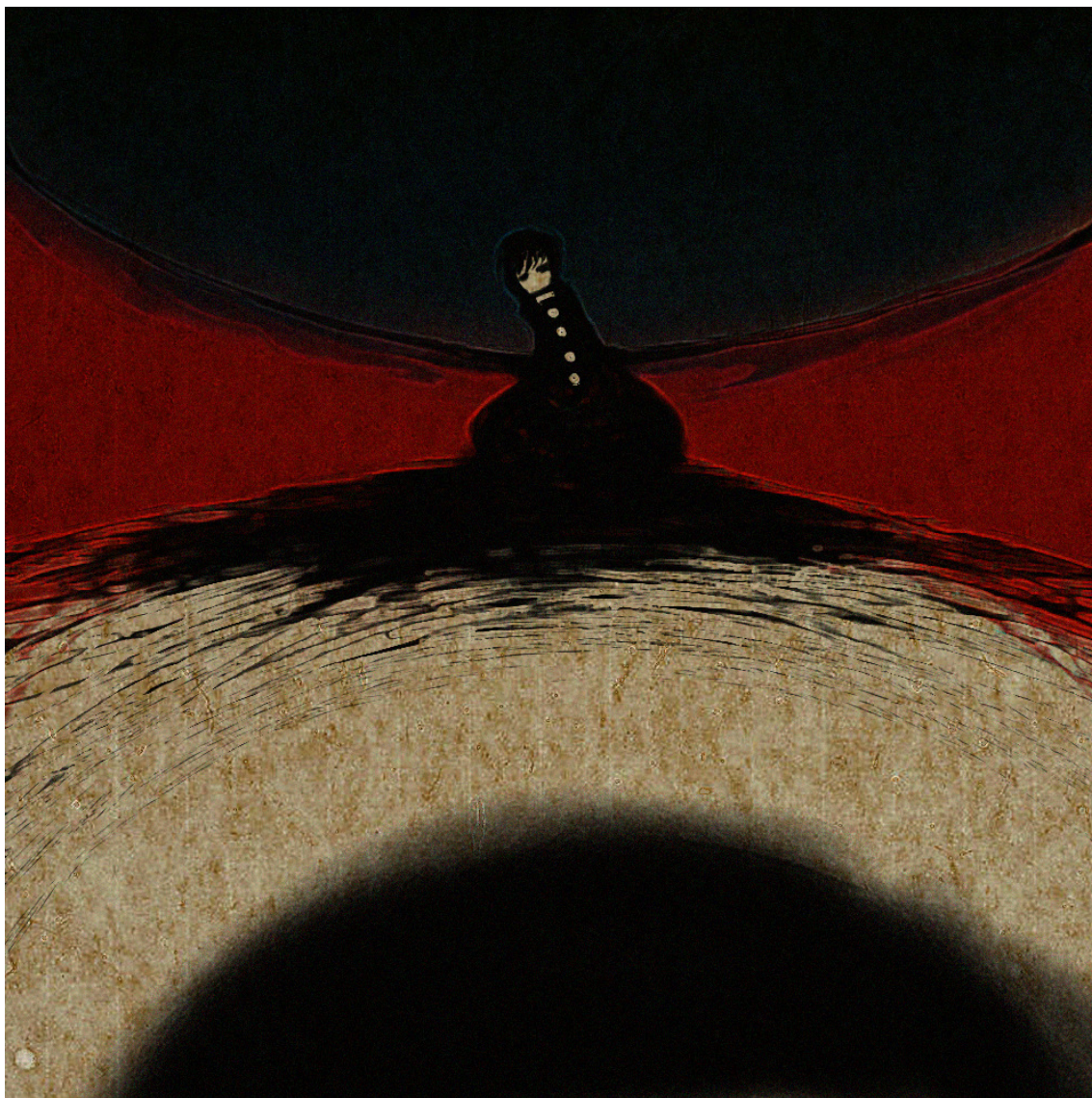
然後，

我心滿意足的閉上眼.....

「嗶——」

「李先生，李先生請你開門！」

「李先生，我是醫師!請你開門讓我們進去急救!」



All and All (一切一切) 2009/6

"All we have is all we lost."

「我們所擁有的一切亦是我們所失去的一切。」

〈在希望中等待絕望〉

陳信迪／應音系

一早，我睜開眼睛，看到的不是晴朗的陽光從窗口照入，而是一片的漆黑；鼻子所聞到的也不是香氣四溢的香水味，而是從身旁的人身上散發出來的汗臭，皮膚黏膩的汗液，加上多天來沒有洗澡，我已經瀕臨崩潰。

說這裡是集中營也不為過，這裡的人們都是因為得了最新的流感—[KILL]—而被政府集中關在這一間充滿惡臭的房間，說是對我們進行更進一步的治療和檢查，但在我看來這根本就是虐待，食物的來源是從另一頭的高處由上往下倒，為了吃食物我們還必須像未開化的野蠻人一樣用手扒來吃，真是太誇張了，我實在搞不懂政府的人員是如何進行管理的。

時間是在 2009 年的 5 月份，當時流行了一種名為「KILL」的傳染病，此種疾病的首次爆發是由墨西哥開始，接著在幾個月的時間內傳遍全世界，我的國家也不例外。由於「KILL」會因飛沫或接觸而傳染，其高度的傳染率使全國陷入了極大的恐慌之中，疫苗的施打也開始加強。

我們學校也不例外，開始了接打疫苗的工作，然而我還是得了這種重病，原因是我在大賣場被患「KILL」的人給傳染了，在我待在家中休息的一天晚上我被全副武裝的醫療人員從家中把我用一台完全是用鐵做成的汽車載走了，那天晚上不知為何連平時很早就回家的雙親都沒回來，我就這樣被帶到了這裡。

在前面我說過了，在這裡的人都是因為患有「KILL」疾病，為了要盡快找出這種疾病的疫苗(政府人員是這麼說的)來拯救我們，他們每天從我們這裡帶走 3~10 個人去進行治療，只要治療成功就可以回到原來生活的世界了，目前算起來我來這裡也差不多第 5 天了，為了這個，我必須在這裡好好當個乖小孩，否則以一個小女孩來說這裡的生活實在是太折磨了。

在這裡我認識了不少人，其中有個姓王的媽媽，是比我早一天被帶進來進行檢查的大嬸，她說她的丈夫兩年前死於車禍，家中有兩個小孩需要扶養，也因為如此王媽媽才有活下去的動力，在這裡，也有不少人和王媽媽一樣是充滿了希望努力活著的，在外面還有許多等著我們出去的人，看著一批又一批的「同伴」走出這裡，我們心裡無不希望下一個會輪到自己。

如果依照被叫出去的人來看，已經第六天了，幸運的是從這裡出去的人總是能平

安地離開，沒有再回來；然而不幸的是，每當出去了 5 個人，又會有 5 個人從外面被帶進來。

在這群人當中，王媽媽是其中之一，看著她面帶微笑跟著人群走出去，我真為她感到無比開心。

當我被叫醒時是因為輪到我接受治療了，和我一起離開的有 4 個人，出去到門口時我還特地回頭給在裡面的他們一個充滿希望的微笑，「接著就輪到你們囉!!」希望能藉此給予他們鼓勵。

接著我們分別被帶到了一間房間裡，裡面一片漆黑，唯一能感覺到的是我的手碰到旁邊牆壁的觸感，是一間極小間的房間。突然，燈光「唰」的一聲打開了，我看到其他人也跟我一樣被關在小房間裡，四面牆是用透明的玻璃作成的，因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對方。不久對面的門「咿~」的一聲打開了，來了一個身穿白衣、一手手提著一只黑色袋子的「醫療人員」，另一隻手裡拿著像棒子一樣的物品，狠狠地朝著和我們一起來的人身上一打，一股焦味襲鼻，我看到了那個人痛苦地倒在地上抽搐，是電擊棒，接著身穿白衣的「醫療人員」拿出一把看似鋒利的刀子，朝那人的脖子裡一捅，鮮血濺滿了整個牆壁，完全遮住了我往裡面看的視線，「醫療人員」蹲了下來，過了許久起來時手中已拿了一堆血淋淋的內臟和肉塊，裝入了袋子裡。

此時我終於明白了，原來我們這幾天吃的東西都是從這裡而來，而這些人根本就不是要來救我們的，對於目前的醫療水準得了「KILL」等於是絕症，我們被集中只不過是怕病情更加擴大，我們是要被抹殺掉的生命。或許，連跟我們有親密接觸的人也都被帶走了，我的父母，王媽媽的兩個孩子，早在一開始我們就不被當人看待，必須被屠宰。

隔壁傳來了激烈的碰撞聲，我回過神來，記得當時我是這群人中的第三位，也就是說接下來就輪到我了，我該怎麼辦，我無法冷靜下來，一連串霹靂啪啦的聲響從隔壁傳來，接著是焦味，濺血的聲音，我拼了命地敲打玻璃，我看到當時在我後面的人已經瀕臨崩潰，嘶吼尖叫聲不絕於耳，我們想逃，卻被迫在此看自己接下來要面臨的命運，眼淚止不下來，恐懼已聚滿我們的心中。

倏乎，一切似乎都已靜止，「咿~」的一聲，我的門被打開了。



Moon Walker (月行者) 2010/11

"I'm always alone here."

「我總是孤身於此。」

〈小戰爭裡的內心戲〉

宋育成／動美所

那個陌生的大個子男孩有雙堅定的眼神。每當我跟他不經意地四目交會時，總會被他那副雙眼所帶有的誠懇給嚇到，就好像，他是很認真的在對待每一件事情一樣。這是我對他的第一眼評價。

那種認真倒也沒有咄咄逼人的壓迫感，只是會給人一種很安穩、包容的信任感，就像他臉部有著深邃的五官，卻沒有過於尖細的菱角，反而是自然而圓潤的線條。整體而言，給人一種溫暖實在的感覺。

突然間他發現我在觀察他，抬起頭來看著我，天啊，又是那種堅定、誠懇、認真的眼神。我彆扭的迴避掉，說實在也沒有必要閃躲，只是我心虛害怕他直視我的樣子，特別又是那種具有力量的凝視。

但是這個樣子肯定顯得很古怪，我薄弱的意志力跟厚重的心防一方面告訴自己閃避毫無防備的眼神接觸，一方面又要求自己不要顯露出不自在的表情破綻，兩相衝突的情緒反而讓我不知該如何是好。一念之間，我毅然決定跟他來個正面交戰，既然他用充滿毅力的堅定目光讓我感到難堪，那我也以同樣的手段回以顏色。結果我也面無表情的盯著他，一望之下才發覺對方實力之強大實在難以抵擋。該如何形容？他的目光不是銳利如劍一般望穿刺向對方，反而像是一盞燈般投射、包圍著你。他不會不禮貌的直擊你的內心，但是你外在的一舉一動都在他的完整的觀察之中。那種眼神誠懇而禮貌，不越矩不冒犯，保持著該有的風度跟距離，卻讓人害怕自己的缺陷會沒掩蓋好而失禮的顯露出來，因此渾身不對勁。想不到我被盯得動彈不得的不知該如何收拾這尷尬的情景，只能任由自己停頓在這個彆扭當下，外表的城牆看似面無表情不受影響，內心的軍隊卻節節敗退中。結果他突然笑了。

他露出牙齒開朗的笑了起來，這個優雅的退讓解除了我心理崩潰的警報。我慶幸著，暗地裡又不斷佩服他。禮貌的回他一個和局的優雅笑容。

他站起多出我一個頭的高大身材走到我面前，伸出那隻黝黑色的大手，顯然要跟我來個老派、客氣的初次見面儀式。我伸出手同他握了握，那感覺厚實而有力，顯然不相稱於我這隻單薄柔弱的細爪，就像他那雙眼睛所具有的威力，這隻手的力量像電流般主導著握手上下擺動的幅度、力道跟次數。就算我倔強的不願承

認，但我確實，在這第一次的見面中是處於受他擺佈的角色。

「我輸了！」這是他開口對我講的第一句話。我恍然大悟，原來他剛剛跟我玩了一場瞪眼遊戲。想不到我一直認為是相當認真的那雙眼睛，居然是在做如此幼稚的事情。

意想不到，雖然剛剛贏了一場莫名其妙的遊戲，我卻有一種徹頭徹尾輸掉的感覺。



Relative Explosion (相對性爆炸) 2012/3

"Big bang in the brain,
apotheosis with the cosmos,
insane lovely dream."

「腦中的大爆炸，宇宙中的造神，荒誕不經的美夢。」

〈看見晴天〉

黃琬婷／音樂系

明亮的街燈照亮小巷，這裡的建築皆已老舊，巷裡的老店—林家麵店，招牌上的字已模糊，搖搖欲墜的老舊彩球，仍掛在上頭招攬顧客。

「小情!快跟弟弟下來幫忙!」聽到媽媽的呼喊，冠晴放下手邊的書，準備帶國三的冠毅下樓，「又來了!每次都不能專心讀書!」「多個人也好辦是呀!書可以晚點念，走吧!」看著賭氣的弟弟，冠晴又道：「好啦!等我上大學去打工，存錢給你買輛新的腳踏車。」高三的冠晴十分貼心，家境雖貧，但成績優良，讓爸媽十分欣慰。

冠晴回到學校後不斷失眠，上課無法專心，帶給她極大的恐懼。雖然失眠，精力卻異常旺盛，只有她知道，這是她不能透露的秘密。「不會吧!「她」回來了嗎?沒關係!我不怕!不怕……」冠晴安撫著恐懼。回到租屋處，已是深夜，下課後，她瞞著爸媽打工，攢下些許積蓄。一進房間，昏黃的燈光照在斑駁的牆上，突然，冠晴一跌，嚎啕大哭，宣洩著長久壓抑的心情，考試與工作的壓力，沉重得讓她喘不過氣。隔天，冠晴就像變了個人，節儉的她竟邀朋友吃大餐、唱 KTV，一連幾天都是如此，某天醒來才驚覺自己喝了酒，這幾天，她竟亂花了這麼多錢，想到自己奢侈的享用佳餚，而家人卻是以昨夜的剩飯果腹，冠晴不禁潸然淚下，不眠不休的玩樂，不僅功課一落千丈，還花光了薪水，那是給冠毅買腳踏車的基金啊!冠晴抓住心口，一陣暈眩，她心知，是「她」回來了，她必須有所準備。

灰色的天空飄著雨絲，遠方傳來冠毅與爸媽的腳步聲，冠晴失蹤的這幾天讓他們心急如焚，透過警方的協助，才知道她在精神病院，見到家人的剎那，一家四口全紅了眼眶，短暫的分離如隔三秋。冠晴開口說：「幫我休學吧!我知道我回不去了!」無助的淚水止不住瘋狂的心，緊握的手抓不住已逝的夢想。冠晴堅持住院治療，在她仍是清醒的那陣子，冠毅每天都會來陪她。這天，冠毅茫然無措的問：「姐，妳怎麼了?妳會好起來對不對?」「別擔心，躁鬱症也是病呀，生病吃藥就會好了，好啦!你寫功課好不好，我想教你寫功課。」無聲的淚水劃過兩姊弟的臉頰，冠晴不禁自問：「幸福，真的遠嗎?其實不然，幸福現在不就在身邊嗎?」

晴空萬里，天與雲交織成一片柔和的景色，波斯菊隨風搖曳，綻放著春天的喜悅，由遠而近的腳踏車停在一座墓前，當時，冠晴把自己關進精神病房，那陣

子她失去理智，拒絕服藥，瘋狂的難以置信，就在四年前的今天，她在地上立一個尖錐，瘋狂的以後頸部猛刺，直到劃破血管，直刺入頸椎，失血過多而死。冠毅摸著碑上冠晴的名字，想起她在清醒時，最後一次溫柔的摸他的頭，明明是咫尺的距離，怎麼會如此遙遠呢？在整理冠晴遺物時，他發現某些角落寫著小小的字：H E L P，是冠晴在痛苦時留下的求救訊號，可惜沒有人發現.....冠毅騎上車，當時的承諾言猶在耳：「等我上大學去打工，存錢給你買輛新的腳踏車。」他輕輕地說：「姐，走吧，讓我帶妳去玩。」現在，不管是沉重的痛苦，抑或自責的心情，隨風起，也將隨風止了。